

著名世界譯漢

術技與人

著來格潘斯
譯孚兆董

行發館書印務商



人與技術

第一章 技術爲生活之策略

過程與手段。鬭爭與武器。進化與實現。毀滅爲現實物之形式。

(上)

技術問題及其對於文化與歷史之關係，初僅表現於十九世紀。彼有其基本的懷疑主義——幾於絕望之懷疑——之十八世紀曾提出「文化之意義與價值」之問題。此問題使十八世紀遭遇一切較廣泛與更分化之問題，而因此創生吾人現代——二十世紀——觀察「世界歷史全體」一問題之能力。

魯濱孫克羅梭 (Robinson Crusoe) 與盧梭 (Jean Jacques Rousseau) 時代，「英格蘭帕

爾克」(English Park) 與「田園詩」時代之十八世紀已視「原始」人(Original man) 本身在未受文化薰陶以前，爲一牧場中之羔羊，質言之，爲一和平馴善之生物。而彼(原始人)之技術方面則全被忽略，或則縱被見及，亦被認爲不值道德家之一顧。

但自拿破侖(Napoleon) 以後，西歐之機械技術，已經擴大，並挾其一切造成之城鎮、鐵路、汽船等，終逼使吾人充分而嚴重地遭遇此類問題：技術之意義爲何？技術在歷史中有何意義？在生活中有何價值？技術立根——社會地與形而上地——於何處？對於此等問題會有多數之解答，但此等解答，最後可歸納爲兩種。

在一方面有唯心主義者與觀念學者，即歌德時代之人文主義的古典主義之滯留於後者 (The belated stragglers of the humanistic classicism of Goethe's age)。此類人物視一切技術物與經濟物爲立於「文化」之外，甚或立於文化之下。歌德自身有偉大之現實意識，而於浮士德 (Faust) 二卷中謀細察此種「新事實世界」(New fact-world) 之最深處。但即在洪保德 (Wilhelm von Humboldt) 之著作中，吾人亦獲得此類「反對實在主義者」(anti-

realist) 與「語言學的歷史觀」(philological outlook upon history)之發端。此種反對與歷史觀，於此「新事實世界」中用一歷史時代所產生之一切「圖」「書」之數以結算該時代之價值。一治者愈被認為不愧(in so far as he passed muster as……)——學術與藝術之提倡者——彼在其他方面如何非所計——愈被推為一重要人物。國家為使一切「講堂」「學者之書房與畫室」中所追求之真實文化得以實現之一永久機會。戰爭除為過去野蠻凶暴之遺跡外，殊不見信賴，經濟學雖則事實上為日常所需要，亦為某種平凡粗陋之物而不足置意。以一大商人或一大工程師與各詩人思想家等相提並論，幾為一謀叛(Lèse-majesté)「真正」文化之行爲。此種情形試就部克哈特(Jakob Burckhardt)之世界史之觀察(Weltgeschichtliche Betrachtungen)以觀，即可知之。此書為大多數哲學教授之一致意見（非僅少數歷史家關於此點之意見），亦恰為今日一般「視一部小說之創作為遠較一飛機引擎之設計尤為重要之事」之文學家與藝術家之意見。

在他方面則有唯物主義——就此主義之本質言為一英格蘭產物——此主義為盛行於十

九世紀後半中等智識階級中之主義，爲「自由新聞事業」與「急進羣衆集會」之哲學，質言之，卽爲彼「自視爲思想家與先見者」之「馬克思主義著述家」與「倫理社會主義著述家」之哲學。

倘第一類之特色爲缺乏現實意識，則第二類之特色爲燥莽淺薄。第二類之理想爲功利，且僅爲功利。無論何物如其有利於「人類」卽爲一合法之文化元素，卽爲事實上之文化。其餘之物皆爲奢侈、異端、或野蠻。

現「此種功利爲有裨於最大多數之幸福之功利，而此種幸福在於閒適不勞 (not doing)」——此就最後分析說——爲邊沁 (Bentham)、斯賓塞爾 (Spencer) 與穆爾 (Mill) 之主義。人類之目的被認爲在於儘可能以減輕個人之工作而置「重負」於機器之上。「超脫工資奴隸之苦海」，「娛樂、安適、與藝術欣賞之平等」爲近數代大城市所表現之享樂主義 (Panem et circenses 吃與玩) 進步忙之粗俗人 (progress-philistine) 在每一支配機器活動以節省——假定如是——人類勞動之「把手」(knob) 上，皆變爲抒情者。代替以前之真誠宗教者有

一「對於「人類一切成就」之膚淺熱忱。」此所謂「人類一切成就」不過「勞力救濟」與「娛樂講求」等技術之進步而已，於心靈無與也。

現在，此類理想全非各大發明家自身所好（有少數例外），甚至非成熟之技術賞鑑家所好，而為彼輩周遭之各旁觀者（spectators）所好；此等不能發明任何物事（縱彼等從事了解此物事，亦終不能）之旁觀者恆以為暗中自有某種飛來之福。此外，唯物主義因在每一「文明」（註一）中皆顯出其缺乏想像力，此方面遂形成一「以「人間天國」（Earthly Paradise）——此人間天國覺之於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技術流行時之思想中——為人類之「究極目的」與「最後永久狀態」之想。此種想念寧謂為對於真正進步概念之一可驚否定——在假定上否認「國家」之一可驚否定。司特老司（Strauss）之舊信仰與新信仰（*Alte und neue Glaube*）白拉米（Bellamy）之回望（*Looking Backward*）與倍伯兒（Bebel）之女人與社會主義（*Die Frau und die Sozialismus*）等書表現此等觀念，再無戰爭，再無法律，一切人民，一切國家，或一切宗教等之分別，無一切罪犯或投機者，無起於一切優越與一切差異之衝突，再無恨與仇，而僅有通於無

限代之無限安樂。顧卽以今日而言。當吾人仍活過此種平凡之樂觀主義之最後局面時，此等安樂亦造成一種「不寧帖」質言之，亦感覺異常之懨倦 (appalling boredom)——羅馬帝國時代之人民生活卽如此——此種懨倦在讀此類田園詩 (譯者按此指上文司特老司等之書) 時，籠罩於全心靈之上。此等田園詩，卽使其僅一部實現於實際生活中，亦能造成大批暗殺與自殺之結果。

上述兩種見地，在今日已成過去。最後，就二十世紀言，吾人已至一足以看透一切事實——其全體構成世界歷史之事實——之最後意義之時代。一切事與一切物非解爲「一理性化的趨勢中之各個人之私人興趣物」或「羣衆之希望物與欲望物」。「彼必如此」(it shall be so) 與「彼應如此」(it ought to be so) 之地位，已爲此鐵面無私之「彼如此」(it is so) 與「彼將如此」(it will be so) 所代。一顯赫之客觀態度已取十九世紀之情感態度而代之。吾人已知歷史爲「不注意吾人之任何希望」之物。

相學之才能 (Physiognomic tact) 如余在別處所稱者 (註二)——卽獨使吾人能細察

一切表相之意義之性質（即歌德與「歷代人類、生活、及歷史之每一天生賞鑑家」之內識）——在個體中暗示個人之較深意義或個物之較深意義。

（下）

倘吾人從事於「技術本質」之理解，吾人萬勿自機械時代之技術着手，至於不自此曲見「機器與工具之流行為技術之目的」着手，更不待言矣。

因事實上，技術遠始於不可記憶之洪荒時代，且非某種歷史地特殊之物事，而為某種極普通之物事。技術之範圍遠擴展於人類以外，而及於動物之生活，良確，及於一切動物之生活。動物的——與植物的對照下——生活型式之異點，在於其能自由活動於空間中，並據有某種程度之量——大或小，在於其能自有意志而獨立於全部「自然」之外。在據有此等特點之中，動物不得不當自然之前維持其自身，不得不給予其「自有之生命」以某一種意義，某一種內容，與某一種優越力。如是則吾人倘果將對於技術附以一種意義，吾人必須自心靈着手，且必須獨自心靈着手。

因動物之自由活動生活（註三）爲競爭，且僅爲競爭，故競爭即爲動物生活之策略，即爲動物遭遇「外物」（無論此「外物」爲「動物」或「非動物的自然」）時之優勝或劣敗之策略。此策略決定此種生活之歷史，決定動物之命運是否屈屬於「外物」之歷史，或其（動物）自身爲外物之歷史。技術爲生活之策略；技術爲內部形式；鬪爭——與生活本身一致之鬪爭——之歷程，乃此內部形式之向外表現耳。

吾人所避免之第二種錯誤（譯者按此與前「吾人萬勿……」云云對言）爲「不憑器具之觀念理解技術。」夫重要者，非任何人如何造成一切物之形式，而爲任何人以之（物）作何用；非武器而爲戰爭。近代「以戰略爲基本元素」之戰爭，指出一普遍之真理（所謂戰略即指揮戰爭之技術，發明武器，製造武器，與使用武器之技術僅爲全體過程中之段落。）有無數之技術，其中毫未用一切器具，譬如猛獅智攫一瞪羚（gazelle）之技術或外交之技術是。或再如彼「在形式上保持國家以作政治歷史之鬪爭」之行政技術是。有化學技術與氣體戰爭技術。有畫家之繪畫技術，騎師技術，與駕駛飛船之技術。要而言之，技術爲一目的活動之事實，而非一「物」之事實。顧

此恰爲史前史之研究所常忽略，在此種研究中，博物院所陳列之物事，皆在重視之列，而關於實際必已存在之無數過程（雖則此等過程或已泯滅而未留一絲痕跡）則不稍措意。

每一機器皆效力而爲某一種過程，而由關於此種過程之思想取得其存在。所有吾人之一切運輸工具，皆由「推」、「划」、「駕駛」與「飛行」等觀念發展而來，而非自「車」或「舟」之概念發展而來。一切方法本身，皆爲手段。因此技術並非經濟之一「部門」，更有進於經濟者（就此點言，或更有進於戰爭或政治者），能被稱爲一自完之生活部分。一切技術確皆爲一自動的，施攻擊的，與被攻擊的生活之「方面」。雖自古至今，有一「由一切殘賊的野類之原始爭戰至於近代一切發明家與工程師之過程」之途徑，而此外亦有一「由玩具（一切器具之最老者）至於機器之設計」之途徑，此等機器，吾人今正用之以與自然相戰而征服之。

在此等途徑上之活動，吾人謂之進步（Progress）。此所謂進步爲十九世紀之最大口頭禪。人羣皆視彼等之前之歷史爲一街道，其上有勇敢的，隨時向前的，與前進的「人類」。此所謂人類指白種人而言，或較精確地言之，指白種人之各大城市居民而言，或再較精確地言之，指此等居民中

「已受教育」之人而言。

但進行至何處耶？至何時耶？進行又如何耶？

此種無限之進行，此種「傾向一人羣未曾『細心加以思惟』或『顯然描摩諸己』又或『實際敢於直觀』之目的（因一目的即為一終極）」之進行，未免可笑。任何人作一事未有不思及「彼所企圖將於何時如願」者。任何人着手於一戰爭，或一航行，甚或一純粹之遨遊，未有不思及其方向，慮及其結果者。每一真正之創造人物皆「知」並「懼」彼「隨工作完成之結果而來」之空虛。

實現 (fulfilment) 出於發展 (development) —— 每一種進化有一開端，每一種實現為一結局。老年出於青年，滅 (passing) 出於生 (arising)，死出於活。動物 —— 局限於其「對於現在之思惟」之性質中底動物 —— 之死已被知或被發覺為某種未來之物事，為某種不足以嚇彼之物事。彼唯知「被殺」一剎那間之「死之恐怖」。但人 —— 其思想解脫於「此時此地昨日與明日」之外之人，每熱忱地研究過去與未來之剎那 (once) 譯者按此即人與彼「唯局限於現在」

之動物不同之處，而彼是否戰勝此種「結局之恐怖」則擊乎彼之性質之高深或低淺。一古代希臘稗史——無此稗史伊里雅德（*Iliad*）之詩即不傳於世——告訴吾人：「如何阿琪爾里斯（*Achilles*）之母讓彼抉擇——『永久之生活』或——『事業聲施盛極一時之短暫生活』與彼如何選取第二種生活。」

無論以前或現在，人之接受「每一生物之死亡之事實」皆過於膚淺懦弱。彼將「死亡」裹於純粹之進步樂觀主義（*progress-optimism*）中，彼將文學之花插於「死亡」之上，彼爬行於一切理想之庇護所以後致不見任何物。但無常——生與滅——為一切現實物——自天上之星（彼之命運，就吾人觀之不能估計）直至吾人行星上之一切易滅物事——之形式。個體——無論此種個體為動物植物或人——之生活與一切文化民族之生活同可歸於消滅。每一創造皆預先注定歸於衰謝，每一思想，每一發現，每一行為，皆預先注定歸於滅散。一切過去之陳跡，一切已死之文化事蹟，皆環陳於吾人之四周。彼「自天上親手竊取神聖之權力以給世人」之伯羅米修士（*Prometheus*）之冒大不韙，竟致幽囚，然則斤斤於「不朽之成就」將何為耶？

世界歷史具有一副與「吾人之時代可得而夢想者」極不相同之面容。人之歷史——與此行星上之植物界與動物界之歷史對照下（更不待言，與進行於星宿世界中之生命時間對照下）——確屬短促。人之歷史爲一包括數千年之陡峻起伏，此時間在地球之歷史中爲一極微藐之時期，但就生於其中之吾人觀之，此時間充滿悲劇式之偉大與勢力。吾人——爲二十世紀之人類之吾人，正在傾於下視之途中。吾人之歷史眼光，吾人寫作歷史之天才，皆爲吾人之途徑下傾之一暗號。在一切高等文化之極頂上，即恰當此等文化轉爲文明時，此種透觀的認識之天才始一來臨，且僅一來臨。

在多數「永久不滅」之星羣中之此種小行星——於某一處，在無限之空間中，與微藐之時間上，依其軌道運行之行星（譯者按此指地球）——其命分若何，自然爲一不重要之事實；至於「何物在此行星之平面上作兩刹那之活動，爲一不重要之事實」更不待言。但吾人中之任何人與每一人——天然爲一無足重輕之人——皆爲「消磨於隨時旋轉之乾坤中」之一短促至不可名狀之刹那之一生活時間。因此，就吾人觀之，此種渺小世界（world-in-little），此種「世界歷

史」爲某種極重要之物事。更有進者，此等個人中之每一人之命分，在於彼之出身之本位，彼非純粹參加於此種世界歷史中，而係於一特殊之世紀，一特殊之國家，一特殊之民族，一特殊之宗教，與一特殊之階級等等中參加於此中。選擇吾人是否願爲紀元前三千年一埃及農夫之子，或一波斯王之子，又或一二十世紀流氓之子，非吾人能力所及。此種命分爲吾人不得不使吾人自身與之適合之某種物事。此種命分注定吾人於某種特定環境，特定見解，與特定活動中。世無哲學家所談及之「自由人」(men-in-themselves)，而唯有一時間，一地方，一民族，一私人色彩中之人。此等人好與一既成世界相戰，其結果或勝或敗；而環繞於彼等周遭之宇宙則於一「神仙似之無關心」中緩緩運行。此種戰爭爲生活——良確，在尼采意義中，生活爲一兇殘的、無情的、與無陣地的權力意志 (will-to-power) 之戰爭。

(註一) 此詞自然係用於西方之衰落一書所具有之此詞之特殊意義中。

(註二) 西方之衰落英譯本卷一第一〇〇頁。

(註三) 西方之衰落英譯本卷二第三頁。

第二章 食草獸與猛獸

人爲猛獸。掠奪物與掠奪者。逃避活動與進攻活動。虎視眈眈之眼及其世界。不能變更之「屬類技術」與「發明的人類技術」。

(上)

人爲一猛獸 (man is a beast of prey)。精明之思想家如蒙田 (Montaigne) 與尼采 (Nietzsche) 已深知之矣。農家與游牧族落之一切「古舊神仙故事」與諺語，卽有彼等之靈動機智之精神界；偉大的人物賞鑑者，無論爲政治家或將軍，爲商人或公正人，在其富裕生活成功時之半笑的透觀特性；已經失敗之世界改革家之失望；與發怒的牧師之痛罵等等，無一爲消極之態度，甚至無一爲「所有一切已經努力之事實」之規避者。唯一切唯心主義的哲學家與其他……

神學家之拍墟囿教始缺乏關於「彼輩所深知之自己心中物」之實際勇敢。一切理想，皆爲懦弱。而任何人亦終能自此等人（哲學家等）之著作中揀出一鉅部意見集（a pretty anthology of opinions）而知彼等時時忽然於人中猛物也。

現吾人必須用此見地（譯者按指人爲一猛獸之見地）精確地作一切決算。彼「爲最後能（否，最後值）在此時代存留之哲學的態度」之懷疑主義，不容某某「爭論之規避。」而因此理由，余即不願置彼「自十九世紀之自然科學發展而來」之其他一切見地而不加以批評。吾人之解剖學的論述與動物界之分類，完全爲唯物主義的觀察所支配（一如此種論述與分類肇端時所期望者。）姑承認人體之形構（如其呈現於人類之眼——且僅呈現於人類之眼者）與彼「被分解，被化學地款待，被實驗地虐待」之人體形構歸入於一系統（此系統之基礎爲林尼阿（Linnaeus）所建立，被達爾文派於其古物學方面加以深化）——一靜體的與可視覺地賞鑑的一切細節之系統，爲具有充分之理由；但終有另一非系統的秩序，此種秩序依照生活之種類而定，此種秩序，唯由「於該種類度一純正之生活」唯由「『我』與『汝』之內覺的關係」暗示出來。此

種秩序爲每一農人所知，但亦爲每一真正之藝術家與詩人所知。余喜默會各種動物生活之狀況，（註一）即各種動物之心靈狀態，而讓動物學家研究其身體組織之系統。職是之故，一完全特異之階層組織，一種「生活之階層組織」而非「身體之階層組織」現即開始展示焉。

一植物雖僅在有限意義中爲一生物，（註二）固有其生活，實際言之，即有植物中之生活，或關於植物之生活。「植物」呼吸空氣，吸收養分，並繁殖自身；但就吾人言，植物事實上純爲一切過程之劇場，此等過程形成一與自然環境之一切過程（如日與夜，日光與肥料發酵）相偕之一單位，故植物本身不能立意或選擇。每一物事（譯者按此當指一切過程而言）皆憑植物而表現並表現於其中。植物既不選擇其地位，亦不選擇其滋養物，更不選擇其用以傳種之其他植物。植物不能移動其自身，而只爲「風」、「熱」、「光」等所變動。

在此種生活階段之上，有動物之自由活動生活。但此種動物生活復分二類。一類爲「自單細胞動物至水棲的鳥類與有蹄動物」之每一解剖學的屬類（anatomical genus）所表現。此等動物之生活全賴不動之植物界以資維持，因一切動物不能逃避或自衛。在此之上之第二類，則以

其他動物維其生其生活在於殺害，在此類生活中，食物本身爲易動者（且極易動），且此食物爲好爭與具有各種詭計之物。此第二類生活亦於各系屬類（all the genera of the system）中發現之。每一滴水，皆爲一戰場，吾人——有土地戰爭（此土地戰爭常演現於吾人眼前之程度竟致被衆公認或視若無睹）之吾人，見大海上所演「殺與被殺之生活」之各種如何奇異之形式，爲之膽寒。

兇猛動物 (the animal of prey) 爲活動生活之最高形式。此種形式含有一自我對抗他物之最高自由，一對己之最大責任，一對己之最大誠實，質言之，即含有「自我僅能以攻擊、戰勝、破壞等維持己身所有」之絕對需要性。此種形式分派一赫赫之威風於人而爲一型式，即「人爲一猛獸。」

一食草獸 (herbivore) 天然注定爲一食物，而彼欲以逃遁方法避免此種命分，但猛獸必須獲得食物。第一類生活型式，其根本的本質爲防禦，第二類生活型式之本質爲攻擊、嚴酷、殘忍、與破壞。其區別完全表現於活動之策略中，此一方面，表現逃遁趨避隱匿躲閃之習慣，他方面則習於勇

往直前之攻擊活動，獅之猛撲，鷹之攫取是也。在強者與弱者之態度中同有各種詭計與破詭計 (counter-dodges) 之方法。在人類意義中之聰明——自動的聰明，唯屬於猛獸。一切食草獸則比較愚笨（不僅天真之鴿與象爲然，卽最高種類如牡牛、馬、與鹿等亦然）此等獸類僅在暴怒或性慾興奮時，始能攻擊；否則願受馴養，一小孩亦能控制之。

除此種活動種類之差別外，尙有其他極有效之感覺器官之差別。因有此等差別，遂伴之而有「理解」世界，「占有一世界」之方式之差別。自然中之每一生物皆自生存於一環境中，而不顧及是否自身注意此環境，或是否自身於環境中能被注意，又或俱不顧及。但憑「接觸」、「命令」與「理解」而建立於動物與環境間之關係——神祕的，難以任何人類推理解釋的關係，則創造一周遭世界 (world-around) (punor-world) 於純粹世界之外。一切較高等之食草獸皆爲聽覺——但全爲嗅覺——所支配（註三）一切較高等之食肉獸 (carnivores) 在他方面則以視覺而支配他物。嗅覺本質上爲防禦之官能。鼻之所司在測定危險之方向與距離，而依之給予逃遁動作以適宜之嚮導以離開某種物事。

但兇猛動物之眼則搜尋目的物。「在最大食肉獸（如人類）中，兩眼能注視於環境中之一點」之真實事實，使動物能獲得其食物。在此種虎視眈眈中，業已顯示遭難者所不能逃避之否運，不旋踵而猛撲繼之。但此種以兩眼向前並視之決定活動，即等於「人據有世界」之意義中之「世界」產生，換言之，世界為一片景象，為在眼前之一世界，為一不僅屬於光與色之世界，兼亦為屬於透視的距離之世界，屬於空間與空間中之活動之世界，與屬於彼「位置於一切確定點上」之目的物之世界。所有一切較高食肉獸所具有之此種觀看方法——在食草獸中，質言之，在有蹄動物中，兩眼各生於一邊，每一眼得一不同的與非透視的印象——包含其本身之主宰意念。世界景象為兩眼所主宰之環境。猛獸之視覺依照地位與距離以決定一切物事。此視覺察視平原。此視覺在此戰場中測定「一切目的物」與「進攻之一切條件」發覺 (sniffing) 與偵探 (spying) 即牝赤鹿與鷹之方法，其相關有如奴服之與統治。在此種端詳的闕視中，有一無限之權力意識，質言之，即有一自由之情感，此種情感起源於優勝，基於「較大強力之知識」與因此「不為任何物之食物」之自信。世界為犧牲者，在最後分析中，人類文化之實際存在，即由於此事實。

最後，此一種內在優越之事實，已強烈化，不僅外向而涉及有光世界及其無限之距離，兼亦內向而涉及強壯動物所具有之心靈種類。心靈——此為某種難解之物事，當吾人聽見此用語時，吾人始領會之，而其本質，一切科學皆無法說明；此為彼「在此異常殘酷，異常嚴刻之世界中不勝他人即為人所勝」之活動身體中之神性閃光——為吾人周遭之有光世界之抗柱(counter-pole)，人之思想與情感皆所以擔負有光世界之心靈世界之存在。生物愈獨特，生物在形成其自有之世界以抗所有其他一切世界之危機中愈剛勇，則其心靈之表現愈確定而盛強。一猛獅之心靈之反面為何者乎？曰為一牝牛之心靈。一切食草獸以其「羣侶之數」與其「羣侶之共同感覺與行動」代替個自心靈之力。但任何物需要於他物者愈少，其本身愈為有力。一猛獸為每一物之敵。彼之臥榻下絕不容他物酣睡。於此，吾人即發現真正莊大之財產觀念。財產為任何人運用其無限權力——此權力彼得之於戰爭——之所在，禁任何人之窺伺，而勝利地維護之。財產非「一純粹據有之權利」而為「以己之所有為己之所欲之至上權利」。此點一經了解，吾人即見有食肉獸之道德與食草獸之道德。變更此種道德非任何人之權力所能及。此種道德與所有全部生活之「內

部形式」「意義」與「策略」有關。此種道德純爲一種事實。吾人能毀滅生活之形式或特質，但不能變更其種類。一猛獸被制壓與被捕獲時恆毀容、憤病、神氣沮喪——每一動物園能供給多數此類之事例。若干猛獸當其被捕獲時竟自動絕食。而一切食草獸在被豢養時，則若無其事者然。

此類事實爲「食草獸之命分」與「猛獸之命分」間之差異。一種之命分僅爲恐嚇，他一種之命分，則於恐嚇之外兼亦加劇其痛苦。前者唯沮喪以致平庸懦弱，而後者則經由權力與優勝，驕傲與忿恨以圖自拔。前者爲一受任何人處置之命分，後者爲一「合於己」之命分。是則內部性質與外部自然之抗戰，可見非「不幸」一如叔本華 (Schopenhauer) 與達爾文之生存競爭所認定者，而爲使生活高尚之一偉大意義，卽尼采所謂「愛汝之命分」(amor fati) 是也。屬於此類者非他，卽人是。

(下)

人非「天然老好」與愚笨之蠢物，非一「有_一一切技術趨向之半猿人」(semi-ape)，如赫

克爾 (Haeckel) 與迦伯列馬克思 (Gabriel Max) 等所敘述描寫者。(註四) 在彼等所描述之此等形象上，尚有盧梭之粗莽想像。非粗莽也，實乃人之生活技術，即爲一勇敢狡猾與殘忍之神俊猛獸之技術。人恃攻擊、殺戮、與破壞爲生。彼恆欲爲主宰，且自有生以來，即存此念。

然此即謂技術實際先人而存在乎？余確斷之曰：非也！人與其他一切動物間有一極大之差異。後者之披術爲一普遍之技術 (generic technique)。此技術既非能發明之技術，亦非能發展之技術。就蜂之型式言，蜂自生後，即建造其蜂房，一如彼現時之所爲者，且將繼續建造之，至死而後已。此等蜂房之屬於彼，一如彼之翅之形式與身之顏色之屬於彼。身體組織與生活方式間之差別，皆僅爲解剖學家之差別；倘吾人以生活之內部形式爲出發點而不以身體形式爲出發點，則生活之技術與身體之組織皆表現爲一致，皆爲一有機的實體之表現。所謂「屬類」(genus) 爲一形式，非一可見與固定之形式，而爲易動之形式——非一如此生物 (so-being) 之形式，而爲如此作爲 (so-doing) 之形式。身體之形式爲「自動的身體」之形式。

蜜蜂、白蟻、與獺，建成可異之構築。蟻知農作、造路、盡忠、與戰備。撫育、築堡壘、與有組織之遷移更

屬普遍。人之所能者，此種或他種動物已成就之。普通之自由活動生活包含「生存」、「睡眠」等傾向而為潛能。人未成就任何「非全部生活所能成就」之物事。

顧無論如何，所有此種普遍之技術，終與一切人類技術無關。此種普遍技術不能變動。此即「本能」一詞之義。動物之「思想」嚴密地與當前之「此時此地」(here-and-now)相關，永不知過去與未來，現亦不知體驗與煩惱。「陰性動物」注意「其子」之概念，並不真實。注意為遠慮「未來」之情感，直接關心於一切「所欲就」之物事，恰與「撫今追昔」之知識相同。然而一動物既不忿恨，亦不沮喪。其撫育行為與「上所述之其他每一事」相同，為與衝動相應之一無意識的活動，如多數生活型式中所發現者是也。此為一「種類之所有物」而非「個自之所有物」。普遍之技術，不僅為不能變動之技術，兼亦為非已有之技術焉。

在他方面，人類技術之特殊事實，為此技術獨立於「人類全屬」(human genus)之生活以外。此技術為個人於全部生活歷史中超脫「種屬」之強制之一特例。倘任何人從事於理解此種技術之廣大含義，彼不得不於此思想再三致意。人之生活中之技術，為意識的、獨斷的、可變的、個

人的、與能創造的技術。此種技術經過學習與改進。人已成爲彼之生活技術之創造者——換言之，即成爲彼之偉大與彼之否運之創造者。此種創造力之內部形式，吾人謂之文化——被教化、修養、受文化之薰陶。人之一切創造爲此種個自形式中之本質之表現。

(註一) 西方之衰落英譯本卷一，九九頁——一〇三頁。

(註二) 前書卷二，三頁以下。

(註三) 尤克斯克 (Üskitli) 之生物學的世界觀 (Biologische Weltanschauung, 1913.) 六七頁以下。

(註四) 此僅爲一切「儼人於人猿」之解剖學家所常表現之怒狂的分類；更有進者，今日彼輩已完全視此種分類爲一過於輕率與淺薄之斷定；例如克萊琪 (Klatschka) 之人類之演進歷程 (Der Werdegang der Menschheit, 1920.) 一九頁以下是。其本人爲一達爾文主義者。因在真正之身體「系統」本身中，人超乎一切限定與秩序以外；在人之身體構造中，多數部分爲極原始的部分，而其他若干部分，則極奇特。但此於此與吾人無關。吾人係研究人之生活，就人之命分與人之心靈言，人爲一兇猛動物。

第三章 人之起源：手與工具

手爲觸覺與行爲之器官。製造工具與使用工具之分化。超脫「屬類」之束縛。「眼之思想」與「手之思想」工具與目的。人爲創造者。單純活動。自然與「術」。人類之人爲技術。人與自然之抗衡。人之悲劇。

(上)

此種創造的食肉獸之型式，何時卽已存在乎？或自有人以來，曾表現何種型式乎？人爲何物乎？人如何成爲人乎？

對此之總答復，曰：『經過手之創生。』在自由活動生活之世界中，人有一無雙之手段。與此手段相對照者有其他生物之爪、嘴、角、齒、與尾鰭等。觸覺自初卽集中於此手段中，其集中之程度至於此手段幾能被稱爲觸覺器官——在「眼爲視覺器官，耳爲聽覺器官」之意義中。此手段不僅區

別熱與冷，固體與液體，硬與軟，且更區別重量、形式、與一切抗力之位置等等，要而言之，即更區別空間中之一切物事。但在此種機能之外，生活之活動，其完全集中於此手段中之程度竟至身體之全部感觸與激動同時依照此手段而表現。在全部世界中，無能離開此一「能同時觸知與活動」之部分（譯者按指手）者。彼「理論地觀看世界」之眼，係被加上彼「實際地操縱」之人手。

此手段之起源必驟；此手段之隨廣泛的情事潮流之拍子而發生（如其他每一物事在世界歷史中為決定的物事——在最高意義中，為創造時代之物事）必如一閃光或一地震之迅且驟。此點吾人又已超脫彼「以來伊爾（Tyell）之地質學研究為基礎」之十九世紀底一「進化」過程之觀念。此一種緩慢穩健之演變，確適合於英國人之性質，但並不足以表現自然。維持此種理論，不啻已將時間拋出數百萬年，因在可計算之一切時代中，從未會展現此種過程也。實際，吾人既不能區別一切地質層（除非此等地質層被一切不知其種類與原因之不幸事件為吾人分開，）亦不能區別一切化石物之種類（除非其忽然表現或在其消滅以前永遠不變。）雖則吾人有一切研究與「比較解剖學」而關於人之「祖先」仍一無所知。人之骨骼，自表現以來，至今毫無變

更——任何人在任何公共集會中即能觀察人類科學之型式 (neandertal type)。因此，「手」
「直立之步態」，「頭之位置」等等實不能連續地獨立地發展而成。一切物皆係湊成，且驟然地如
此湊成。世界歷史恆自此結局一步跨至他結局，無論吾人能否理解或證明此事實，皆然。今日「自
甫里斯 (de Vries)」吾人稱此世界歷史為轉變。世界歷史為一「驟然握住各屬類之形態」之
內在的變易，自「無韻腳或理性」如其他每一實際物事然。世界歷史為「現實之神祕的律動」。
更有進者，不僅人之手，步態，與姿勢必須生存一起，即手與工具亦須如此，此點迄今尚無任何
人注意及之。赤手空拳，本身實無所用。手需要一武器以使本身成為一武器。因一切器具自手之形
便取得其形式，故手亦就工具之形便採其方式。努力於依照年代學以區分兩者之先後，實無意義。
無器具則兩手不能發揮其力，即暫時亦不可能。人之最早遺物與彼之一切工具，實乃同時。

通常所區分——非年代學地而係邏輯地——者，乃技術之過程耳。故製造工具與使用工具
遂判然各別。因有一製造梵啞鈴之技術遂有另一演奏梵啞鈴之技術，同然，有製造汽船之技術，遂
有另一航行之技術，有製弓匠之技藝，即有射手之技藝。其他兇猛動物全不選擇其武器，而人則不

僅選擇其武器，並製造其武器，且依照彼之個人理想製造之。因此，彼在與其同種，與其他動物，以及與自然等爭鬥中，遂獲得一驚人之優勝。

此即爲人超脫「屬類」之束縛而爲地球上全部生活歷史中之一特異現象之故。因此而人始存在。彼使彼之自動生活極端超脫於彼之一切身體條件之外。屬類本能 (genus-instinct) 誠仍深根固蒂而牢不可拔，但於此已離開個人之思想與理知活動，此種思想與活動獨立於屬類之外。此種自由在於選擇之自由。每一人皆依照彼自有之機智與彼自有之推論以製彼自有之工具。吾人所發現之一切特異的與不普通的物事之鉅藏，皆爲注意此新奇的「知之行」 (thinking-doing) 之自然結果。

然倘此等物事，皆屬相同，以致任何人能——雖不十分信其正確——推尋出一切可辨識之文化（如第三期石器時代與上古石器時代之文化），甚至由此假定——此種假定確欠考慮——五大洲之時序齊驅並進，則其理由在於「此種超脫屬類之束縛，在初僅如一偉大潛能之出現，而缺乏任何現實化之個性。」無人欲裝作爲一怪物，在他方面，亦無人純粹模倣他人。事實上，每一人

恆爲己而思爲己而動，但屬類之生活仍極有力，雖有此種奇特之產物，而就任何處言，屬類生活畢竟如此相同，卽今日亦然。

故在「眼之思想」(thought of eye)外，質言之，卽在大猛獸之理解的與銳利的警視外，吾人現又得「手之思想」(thought of hand)焉。前者已發展理論的、觀察的、默會的思想——卽吾人之「思考」與「智慧」，現則後者發展實踐的、自動的思想——卽吾人之特有「狡猾」與「機智」。眼尋出原因與結果，手從事於工具之造就與目的之達到。某物適合與否——「爲者」之標準——之問題，與真確及錯誤——「觀察者」之評價——之問題無關。一目的爲一事實，而一因果關係則爲一真理。(註三)在此種情形之下，發生「真理人」(truth-men)如牧師、學者與哲學家等，及「事實人」(fact-men)如政治家、將軍、與商人等之各種不同底思想方式。自是以來，迄於今茲，彼「從事操縱、指導、與扳扭」之手爲一「意志之表現」，甚至吾人實際上竟有「字相學」(graphology)與「手相學」(palmistry)，他如戰勝者之「虎拳」，財務員之「巧指」，與一罪犯或一藝術家所暗示之「手」等等形容詞，更無論矣。

人憑彼之手，憑彼之武器與彼之個人思惟，而成爲能創造之動物。一切動物之所爲，不出其屬類活動之一切限界以外，且全不充實其生活。但「爲創造的動物」之人，則擴展「此一類發明的思想與活動之財富」於全世界，致彼似乎完全有「呼彼之短期歷史爲「世界歷史」之權利，有「視彼之周遭人物爲「以所有其餘之宇宙爲一背景，爲一對象與一手段」」（譯者按此謂彼之周遭人物不能以自身爲背景，如彼自身）之「人」之權利。

思想的手 (thinking hand) 之活動，吾人稱爲一行爲。在一切動物之生活中，已有活動，但行爲則唯人有之。就此關係言，其最足使吾人了然於此者，莫過於火之故事。人觀察（觀察因果）一團火如何發生，多數野獸亦然。但唯人想出一發火之過程（目的與工具）最能顯示吾人以創造之意義者，莫過於此一種活動。一種最神祕的、劇烈的、與難解的自然現象——閃電、林火、火山——自此被人自身求出其底蘊而自造之以戰勝自然。人自身在發出火光之最初一瞥間，其心靈當何如乎？

在此種自由的與意識的單純活動（此種活動自「必然的與公共的」屬類活動之「類同」中出現）之有力影響下，真正之人類心靈即以形成——一極獨特之心靈（完全與其他猛獸之心靈比較而言）。此心靈具有彼「知其命分」之任何人之得意的與悲哀的氣度，具有彼「慣於行爲，慣於攻擊任何人，慣於殺戮，憤恨，勇於戰勝或勇於死」之手之無限權力意識。此種心靈，無論如何較任何動物之心靈爲更深更勇。此種心靈持一與全世界絕對相反對之態度（此心靈自有之創造性已自與此世界疏遠）。此種心靈爲一崛起者（an npatart）之心靈。

最原始之人，其獨居也如一猛禽。倘或數「家」聚合而居，其聚合也殆亦最鬆散之一種。此種聚合無種族之思想，僅知同爲人而已。此種聚合爲少數男子之偶然會集，暫時不相攻擊，各畜其妻孥，無市鄉之情感，而完全自由。彼輩皆非一「吾儕」（we），純如「一屬類之各種標本之集合」而已。

此等強極端獨特之心靈，經過其自有之權力與捕獲品所生之猜疑與妒忌，卽爲好戰之心靈。此心靈當快刃分解仇人之身體時，輒領會得情感之陶醉，血腥之氣與驚愕之意識同湧上此狂樂

之心靈。每一現實之人，甚至近代文化城市中人，皆時時自覺此種原始心靈之潛火。在此種心靈中，無「有用」或「勞力救濟」等物事之善心的評價，至於文雅之「同情情感」與「調和情感」以及「寧謐之渴求」更無論矣。而唯有「只知自己」之極端矜驕，「恐怖、誇贊、與憤恨己之命運與勢力」，「報復一切（無論生物或靜物）威脅此種矜驕之物事（雖則此等物事非有意威脅之而由於純粹之存在以致威脅之）之衝動」等等以代替上所述者。

此種心靈與全部自然日益相疏遠。猛獸之武器為自然生成之物，而人之「有其人為的，想出的，與揀選的武器」之赤手，則否。於此「術」(art)即開始而為一反「自然」之概念。人之每一技術過程皆為一「術」，且常被如此描寫，例如箭術與馬術、戰術、建築術、管理術、獻祭術、預言術、繪畫術、與詩詞術，以及科學的實驗術等是。人之每一工作，皆為人為的，非自然的，自一火光以至在高等文化中特被指為「人為的」之一切成就，皆是也。創造之特權已與自然爭勝。「自由意志」本身，非他，一反抗之活動耳。創造之人漫步於一切自然之束縛以外，彼憑每一新的創造，日益離開自然，而益成為自然之敵。此為彼之「世界歷史」（在「人之世界」與「宇宙」間之一「確定地

日益加劇的與注定的分裂」之歷史，此歷史爲彼舉手反抗其母（譯者按此指自然）之一叛變史。

顧人之悲劇，於焉以始。因自然爲兩者中之較強者。人仍依賴自然，因不論如何，自然始終懷抱人（如懷抱其他一切物事）於其自身中。一切偉大文化，皆爲敗北者。一切民族仍內在地分解，而淪入窮荒與精神頹敗之域，恰與野地死尸相同。對自然作戰完全無望，而此戰且將堅持至更淒慘之結局焉。

（註一）此種進化，據達爾文派言，係具有一種「在生存競爭中保存種類」之可貴武器。但因有利之武器必早已存在，則未完成之武器，必爲一無用之累贅，而因以成爲事實上之不利（當其進化——此進化已被視爲歷數千年——之進程中）。然則此過程如何出發乎？此過程終不足以尋出一切因果，此等因果皆爲人「在希望透觀世界之神祕中」之思惟形式，而非世界變化之形式。

（註二）甫里斯轉變論（Die Mutationstheorie）一九〇一與一九〇三；一九一〇英譯本。

（註三）西方之衰落英譯本卷一，一四一頁以下，卷二，二二二頁以下。

第四章 第二階段：語言與事業

共同作爲。成文語言已發生若干時？言語之目的，共同事業。事業之目的，人類權力之擴張。思想與手之分離，領袖之工作與執行者之工作。首腦與助手，才能之級次。組織。有組織之生活，國家與民族，政治與經濟。技術與人類之數。人格與羣格。

(上)

有武器之手究已存在若干時間，換言之，卽人自何時而成爲人，吾人不知也。無論如何，此種年歲之總數無甚關係（雖則吾人今日仍極重視之）。其爲數百萬年，或數萬年，皆無關緊要。然必已經歷數千年之悠長歲月。

但現已發生一第二創新時代（epoch-making）之變易，此種變易之突驟與廣大一如第一

時代，其自根本上變換人之命分，亦如第一時代，此又爲上文所指出之意義中之一真正「轉變」。有史以前的古物學早已注意於此，而事實上陳列於吾人之博物館中之一切物事，其外觀皆自始驟然地各異。其中有一切黏土器，有「農業」與「家畜飼養」（雖則此爲輕用彼「包含某種極摩登的物事」之名詞）之痕跡，有茅屋築造，墳墓等行動之徵兆。一切技術的觀念與過程之一新世界現正來臨。博物館之觀點（此觀點過於膚淺，而爲純粹之發見秩序所惑）曾分析較早的石器時代與較新的石器時代，卽上古石器時代（*palaeolithic age*）與新石器時代（*neolithic age*）。此種十九世紀之分類久已被視爲有不妥之處，近數十年來，已有以其他某種分類代替此種分類之努力矣。但一般學者仍以「分類的對象」之觀念（如中石器時代（*mesolithic*，*miolithic*）或混合石器時代（*mixolithic*）等名詞所示）爲根據，因此彼等並無進步。夫已變遷者非「設備」而爲「人」。故人之歷史，僅能再自彼之心靈發現之。

此種轉變之時期，能精確地定之爲基督前第五千年（*fifth millennium*）。（註一）最多，在後此兩千年時，一切高等文化，皆已發生於埃及與美索不達米城（*Mesopotamia*）。歷史之拍子，確於

此悲劇地響出。自此以後之數千年，殆已無關緊要，但現則每一世紀皆成爲重要之物事矣。此滾下之石頭，由於分裂似的跳躍，現正落入深不可測之淵。

但事實上有何情事發生乎？倘任何人深入於此種「新形成的人之活動世界」，彼將立即感覺極奇特與複雜之關聯。互相間之生存，先於此等技術全體：馴養的動物之保存，需要飼料之栽種，供食植物之播種與收穫，需要拉曳之動物與負重之獸以爲用，而此等等又需要著作家之闡明。每一種建築，皆需要一切材料之準備與運輸，而此等運輸，又需要馬路、馱獸、與船隻等。

在此等等之中，何者爲精神之變形乎？余答之曰：「有計畫之共同作爲」是已。至今，每一人皆已行其自有之「日常競爭之策略」，過其自有之生活，造其自有之武器。而未曾有需於他人。而現時所驟然變易者卽此。一切新過程皆經歷一長時期，在若干情形之下，經歷若干年歲——例如在「一樹之砍伐」與「此樹所造成之舟之航行」間所經歷之時間。此種轉變之經歷分爲兩方面：一方面爲已天然排就之「一切各別活動」，一方面爲互相間所共同表著之「一切計畫」。對於「此種公共行動」之必不可少之需要物，爲一手段：語言。

故成句言語，不能早於此時或遲於此時發生，而必恰於此時發生——迅驟地發生，一如每一決定的物事然——且於「與人之一切新方法密切相關」中發生。此能加以證明。

何爲「言語」？（註二）所謂言語無疑爲言語之對象所引起之一種傳達消息之過程，爲一定數之人類在其自身中所繼續實踐之一種活動。言語 (speech) 或語言 (language) 僅爲此種過程或活動之一抽象，質言之，卽內部的（文法的）言說形式——亦卽文字形式。倘此消息真爲其工具（譯者按指語言）所傳達，則此種形式必爲共同所有，且必有確定之永久性。余曾於他處表示：「成句言語之前，尙有一切較爲簡單之通意方式，如眼之傳情、信號、作姿勢、警告與恐嚇之呼叫等等是。所有此等方式，直至今日，仍繼續見用，如談話之助動、和諧之語氣、語勢、姿勢與手之作勢，以及成文語言之加標點等是也。」

但「流利」之言語，因其內容之故，爲某種極新之物事。自哈曼 (Hamann) 與赫得 (Herder) 以來，人已爲已提出語言起源之問題。但倘對此問題之所有一切解答皆多少不滿人意，則由於此問題之目的已經錯誤耳。蓋成文語言之起源，非被發現於言語本身之活動中。彼「完全與現實相

「疏遠」之浪漫派自人類「初期之詩詞」尋求言語之根源，此為彼輩之錯誤。不僅此也，彼輩更以為語言本身即為此種詩詞——神話、抒情詩、與任何人滾舌而語而禱詞——而散文則純為某種稍後之物事並被品定其等級曰：「以供日常普通之用。」但果係如此，則語言之「內部形式」、「文法」、「句子之邏輯構造」必已表現一十分不同之面貌；實則一切極原始之語言（如班圖族（Bantu）與忒科曼族（Turcoman）之語言）顯然極著重地顯示一「明白地、銳利地、與正確地標明一切不同」之趨勢。（註三）

同然，一般理性主義者每偏向於「語句所表現者為一判斷或一思想」之觀念。彼輩坐於其書桌之側，處於書城之中，於彼輩自有之思想與著作，研究入微。因此，「思想」表現於彼輩為言語之對象，且因彼輩恆獨處之故，彼輩竟忘卻言語之外有聽聞，一問題之外有一解答。一自我之外有汝。彼輩操「語言」，但彼輩之所謂語言為演說、演講、與講述。因此，彼輩關於語言起源之見地即屬錯誤，因彼輩視語言為獨腳戲也。

提出此問題之正確形式，非「成文語言，如何發生？」而為「成文語言，何時發生？」此問題一

經於此種形式中表現，一切一切立即十分明顯。常被誤解或常被忽略之「成文語言之對象」爲時代所決定，在此時代中，成文語言，慣於如此言說（換言之，卽流利地如此言說），且表現於當時字句構造之形式中十分明顯。言語，既非由獨腳戲之方法而生，語句亦非由演說之方法而成；其起源乃在於數人之對話。語言之對象，非彼「爲一思惟之結果」之理解之一對象，而爲彼「爲一問答之結果」之相互理解之一對象。如是則何者爲語言之基本形式乎？爲其基本形式者，非判斷與宣說，而爲命令、服從之表示、陳說、發問、肯定、或否定等。此等皆爲原極簡單之語句，此等語句皆係決定地向他人言之，如「作此！」、「預備妥帖未？」、「是！」、「前進！」等是也。彼「爲概念之表示」之詞，（註四）皆僅爲語句之對象之產物，因此，遊獵民族之字彙，自始異於一「牧牛人之村落」或一「沿海岸航行之人民」之字彙。語言原爲一困難之活動，（註五）亦可假定語言被限制於一切樸實人。卽以今日而言，農人之語恆較城市人爲慢，城市人其慣於言語竟至不能遏止其舌，一經無他事可作，卽不論是否真有任何非言不可之事而嘵叨不休（此純就可厭之輩言。）語言之原來對象爲依照意向、時間、地點、與工具之「一種活動之實現。」因此，顯明與清楚之組織爲第一

要事。「傳達任何人一己之意於他人」與「命他人遵照一己之意志」所有之困難，已產生「文法、句子、與組織等之技術」。「命令、發問、與答復等之正確語氣」以及「各類文字之構造」——於實踐的（非理論的）意向與目的之基礎上。理論的思惟，在成文語言之發生中所占部分，實際毫無所有。一切語言皆爲一實踐性質之語言，且自「手之思想」進展而來。

（中）

一「有計畫之共同作爲」，可簡稱爲一「事業」。語言與事業顯然互相立於同一之關係上，一如稍早之一對：「手」與「工具」然。數人間之語言，已在「實行工作」之實踐中發展其內部的文法的形式，反之，作工之習慣已自彼「表現於語句」之一思惟之一切方法，得其訓練。因言語在於傳達某物事於另一人之思想，故倘語言爲一活動，則此活動爲一「有可覺的工具」之理知活動。言語一經達此階段，立即無需於「原來與身體作爲（physical doing）之直接關聯」。紀元前第五千年之創新時代之革新，實爲：「自此以後，思惟、理智、或理性（隨讀者喜呼其爲何名）已

憑語言之力擺脫對於「作爲之手」(doing-hand) 之依賴，而使己與「心靈」及「生活」相對時而爲一獨立之權力。』在此種驟然的、決定的、與進步的場合上出現之純粹理知的思惟，卽「計畫」無以異於此種情形：共同作爲，其爲一有效之單位一如某一單獨巨人之作爲。或如麥菲斯托 (Mephistopheles) 譏諷地向浮士德 (Faust) 所言：

『……當至余之馬車時，余之錢財駕駛疾馳之馬六，此諸畜生之四肢，非余之四肢乎？余非在此突進之寬敞馬道上乎？一切勢力，余均化合而爲我有，此二十四蹄者，皆余之所有也！』

(註六)

爲兇猛動物之人意識地堅欲擴充彼之優勝於彼之一切體力限制之外。彼犧牲彼之自有生活之一重要元素於彼之此種「更強權力之企圖」(will-to-more-power)。對於更強的效力之希求與計畫爲第一要事，爲此之故，彼極不願犧牲彼個人之一小部分自由。彼確內在地保持獨立。但歷史不許任何人往後退走。時間以及生活皆不能顛倒。人一經習於共同作爲及其成果，卽牢牢束縛其自身於此共同作爲之定命的葛藤中。精神事業需要一「在心靈生活上」之更堅毅的維

持。人已成爲彼之思想之奴隸矣。

自「個人的工具之使用」以至於「共同事業」之步驟間，包含一激增之人爲程序。純粹人造物之經營（如在陶器製造所、織布廠、編織所中）無甚意義，固無論該物爲某種「遠較任何在其以前之物事爲更屬理知的與創造的物事」也。但若干「遠較今日吾人毫無所知之多種普通過程爲高」之過程底遺跡，則已留給吾人，此等過程確在若干極偉大之思想以後。尤要者爲出於建築觀念之一般過程。在許久以前，已有關於金屬之知識，在比利時、英格蘭、西西里、與葡萄牙等處已有堅硬之鑛物（此等鑛物由豎坑、坑道、通風、排水，以及一切鹿角形式之工具完成之），計此時期確遠在「個人的工具之使用」進於「共同事業」之時（註七）。在以前新石器時代葡萄牙及西班牙西北部與布勒塔尼（Britanny）環於法蘭西南部，有密切之關係，而布勒塔尼亦與愛爾蘭有密切之關係。此皆爲存在於「正式航海，以及因此建造某種適於航海之船舶」以後之事實（雖則吾人對此無所知）。在西班牙則有大石建成之石類建築物，其頂石有重逾百石者，此等石塊必自遠處運來而置之某種地位之上（雖則吾人又於其所用之技術無所知）。照實言之，吾人關於：

「此類建築需要思想、商議、管理、與命令至幾多？其完成需要若干月若干年？此等材料如何蒐集、運輸？一切工作如何指定其時間與空間？此類工作如何計畫、着手、施行？」如何以此類運過大海所需要之長久預籌與一利刃之創造相比較？等等，果有任何明白之概念乎？甚至小如出現於西班牙「多石景色」時代之「製成弓」其構造竟需要「各種來源不同之材料如筋、角、與一切特殊木料等」以及「需時五年至七年之一複雜製造過程。」再如一貨車之「發明」（如吾人照實所稱）自「目的」與「所需活動種類」之決定、道路之選擇與培修（此為常被忽略之一點）與馱獸之食物或馴養，以至貨物之體積、重量、與捆束等之注意、護送者之指揮與移入棧房等等，又須有多少之思想、命令、與作為耶！

另一極不同之創造世界，出於生殖之「思想」，即動物與植物之繁殖是也。在此世界中，人身取自然——為造物母（*creatrix*）之自然——之地位而代之，模倣自然，改變自然，改良自然，廢棄自然。人自開始栽培植物以代收植物之時起，無疑彼意識地為其自有之目的而改變此等植物。無論如何，已發現之一切標本，為彼「絕未曾發現於一洪荒狀態中」之種類（*species*）。在彼

「指示任何種類底家畜飼養」之一切動物骨骼之最早發現物中，吾人已察覺一切馴養之結果，此等結果必為非全部即部分被期望之結果，且為精心之飼養所促成。（註八）食肉獸之食物觀念（prey-idea）由是擴大，不僅包括狩獵中之犧牲者，且包括彼自由食草於一人造疆界（註九）中（或此外）之自由家畜。（註一〇）此等狩獵中之犧牲物與家畜屬於某一族落，即一狩獵集團，其所有主將以全力維持彼之開拓權利，為飼養目的而捕獲動物（此種目的後於此動物之食料培植）僅為當時所實行之多種佔有方式中之一種。

余已說明「有武器的手」之產生，已有一「兩種技術之邏輯的區異（此為其結果）」此兩種技術即製造武器之技術與使用武器之技術是。同然，言詞所支配之事業，亦發生思想之活動與手之活動之區分。在每一事業中，籌思與實行皆為顯著之元素，因此，在此兩者之間，實踐的思想即成爲主要之部分。有指揮者之工作，有執行者之工作，此種事實早已成爲全部人類生活之基本技術方式。無論事實爲狩獵大野物或建築教堂，爲一戰事計畫或發展鄉村計畫，爲創設一商店或創立一國家，爲一整隊旅行或一反叛甚或犯罪，其最先之需要物爲「理解觀念」，「指導執行」。

「命令角色」、「分配人才」之一冒險的與創造的首腦，一言以蔽之，卽爲一天生爲他人（不能爲領袖之他人）之領袖之某人。

因在此言詞支配事業之時代中，僅有兩種技術——此兩技術之區分其確定不移之程度一如時代之相續——但亦有兩種人，此兩種人之所由分，在於「彼輩之天稟偏向於此方面或偏向於彼方面」之事實。因在每一過程中，有一指導之技術與一執行之技術，故自然有彼「性宜指導」之人與彼「性宜服從」之人，卽所論之政治的或經濟的過程中之主體與客體。此爲自變遷促成多數複雜形態以來之人類生活之基本形式，此種形式，僅隨生活本身以俱逝。

誠然此爲人爲之物事而反於自然，但「文化」之所以爲文化者恰以此。命運可注定（早遲注定）人終必想像彼自身能人爲地放棄上述之基本形式，但此基本形式終爲一不可搖動之事實。「管理」、「決定」、「指導」、「命令」爲「術」，爲一困難之技術，且如其他任何物事，此術後於一天賦之才能而存在。唯孩提之童想像一王者帶冠以臨其床，唯大城市之次流人（馬克思主義者與操文字生涯之人）同想像企業之王。事業爲一工作，手工勞動之成爲可能，僅爲此種工作

之結果。同然，一切新過程之發現、思慮、計畫、與指導，為天資聰穎之首腦之一創造的活動，而執行的角色，則淪為非創造的人物而為一需要之結果。於此，吾人又遭遇一舊識，即天稟與才能之問題（此問題稍嫌陳舊。）天稟，照字面解釋，（註一）為創造的能力，為個人生活中之神性的閃光，此種「在時代潮流中神秘地、驟然地表現」之神性的閃光，已經消滅，而在一時代後又同樣驟然地重現。才能則為對於已經存在之特種工作之一種能力，此種能力能以「傳統信仰」、「教育」、「訓練」與「實踐」等發展之以至於高度之效用。才能在其運用中先於天稟——否則天稟先於才能。最後在彼生成為命令人與彼生成為服務人之人物間，質言之，即在領袖與受領導生活之間，有一自然的等級區別。此種區別之存在為一顯明之事實，在健全時期與健全人民中，此種區別為每一人所承認（即使不願承認），在衰落時代，大多數人皆迫自身反對或忘卻此種區別，但對於「一切人皆同等」之語之毅然堅持，即顯示於此種區別中有某種辯解，此將於下節詳之。

現此種言詞所支配之事業包括一極大的領袖與被領導者之自由——猛獸原有之自由——之喪失。領袖與被領導者皆成爲一較高的整體（團體與心靈）之理知的與精神的成員。吾人稱此整體爲組織，質言之，爲自動的生活集成一切確定之形式，集成事業（無論何種事業）「形式」之狀態。由於共同之作爲，遂由器官之生活進於組織之生活，由烏合之狀態進於民族、種族、社會階級，與國家。

由個個食肉獸之爭，發生彼「有『領袖』與『屬員』有『有組織的行軍、襲擊、與活動』等」之戰爭。由敗北者之潰散，發生彼「施諸敗北者」之法律。人類的法律，恆爲一弱者必須遵從之較強者的法律，（註二）而此種「被視爲在各種族間永久有效之某種物事」之法律，即所以維繫「和平」者。此一種和平亦有效於一種族之中，故其所有一切勢力可有用於外部活動，國家爲一民族所具外部目的之內部秩序。國家爲形式，爲潛能，一民族之歷史，則爲現實。但歷史（無論舊史或現在史）爲戰爭之歷史。政治僅爲彼使用一切極精巧的武器之戰爭之一暫時代替。一社會之男性部分本與「該社會之主人」同義。自由的猛獸之特性，在其本色中自個人進於有組織的民

族——有一個心靈多數手之動物。(註一三)政府技術，戰爭技術，與外交技術皆有此同一根源，且於一切時代中，彼此間皆有一深切之內部關係。

有多數民族——其強盛的繁殖尚保持猛獸的特性之民族——為霸佔的、豪強的、與尊大的民族，為好攻擊他人之人，彼等將對於自然之經濟戰爭，移諸彼等乘時加以劫奪與征服之他人。海上劫奪與航海，攔路劫貨與遊牧，皆相伴而生；無論何處，一有農民，即有一好戰的貴族社會奴役之。因隨事業之組織而發生生活之政治方面——傾向權力——與經濟方面——傾向戰利品——之區分，吾人不僅依照戰士與勞工，首領與農夫等活動種類發現民族之一內部關節，兼亦發現一切民族之一單純經濟職業之組織。當時必已有狩獵民族、家畜飼養民族、與農業民族，有鑛業村落、陶業村落、與漁業村落，航海者與商人之政治組織；此外尚有全無經濟職業之戰勝的民族。對於權力與戰利品之爭鬪愈激烈，個人之為法律與勢力所拘束愈密切而嚴格。

在此種原始形式的各民族中，個人生活無甚重要，或幾無之。試觀在每一海上航行中僅少數船舶得達港中（冰洲故事可說明此點），在每一大建築工事中，死亡之工人不在少數，當乾旱之

年，一切民族皆曾餓死，即可知之矣。顯然完全重要者，實爲彼「代表全體之精神」之物事。人口之數曾銳減，但被覺爲毀滅者，非一人甚或多數人之失去，而爲組織之毀滅，質言之，卽「吾儕」之毀滅。

在此種日益擴大之互賴中，有自然對於彼「奪取自然底創造特權」之生物之不落聲色的與深切的報復。此種反抗自然之微末的創造者，此種在生活界中之革命黨員，已成爲彼之創造之奴隸。文化——卽人爲的、個人的、與自造的一切生活形式之集積——發展爲此等不願受限制之人之一牢籠。彼「使他人成爲彼之家畜動物以便加以剝削」之猛獸，已使自身成爲俘獲之物。此種事實之大象徵爲人類之「家」。

在此「家」中，個人及其日益增加之家屬，皆減色而爲不重要之物事。因人口繁殖爲人類事業精神之一最命定的結果。凡古代有數百人衆住居之處，該處現卽居有一萬衆之民族。（註一四）現已無任何無人之區域。民族與民族接壤，邊界——任何人自有的權力之界限——之純粹事實，引起舊有之仇恨、攻擊、消滅等本能。無論何種邊界，甚至理知的邊界，皆爲權力意志之死敵。

「一切人類技術救濟勞工」實非確論。每一發明物包括一切新發明物之潛能與必要性，每一已實現之欲望引起千百之欲望，每一對於自然之勝利，終引發對於他物之征服，此爲人之個人的與可變的技術——與屬類技術相對照——之一根本特點。此種猛獸之心靈，隨時饑餓，彼之意志，絕無滿足之時，此卽爲此種生活之禍根，但亦爲此種生活之命分中所有偉大之附著物。全不知寧息、舒適、或享樂，顯爲此種生活之最佳標本。無一發現者會隨時精確地預見彼之活動之實際效果。領袖之工作愈有效果，需要執行之助手愈大。故人之殺害俘虜（自敵對之種族得來者）遂爲奴使俘虜所代而剝削俘虜之體力。此爲奴隸之起源，因此，奴隸顯然必與家畜動物之奴使相伴而生。

大體言之，倘余言無誤，此等民族與種族皆向下繁殖。日趨發展者，非「首腦」之數，而爲「助手」之數。領袖人物之總數仍小。實則彼「在各種方法中處置日益增加之其他人衆」之天資特異者之集合，始爲一切真正猛獸之集合。

但卽以此種少數之權威者而言，亦已遠遜於古代之自由。茲引大腓特烈 (Frederick the

Great)之語爲證：「余爲余之國家之第一僕人。」因此，「非常」人之一切無望的努力，僅保持彼自身之內部自由。於此，——且僅於此，即開始一個人主義，換言之，即開始一對於羣衆心理學之反動。「擺脫大多數之事實所產生，所表現之一切精神的與理知的限制」之最後努力，爲食肉獸的心靈，在文化門牆中對於其束縛之最後超脫。自此而有戰勝者之生活型式，冒險者之生活型式，隱士之生活型式，甚至有犯罪者與遊蕩者之生活型式。大多數「規避同流合污」之欲望，採取各種不同之形式：或征服之，或逃避之，或蔑視之。人格之觀念，在其初生之際，爲「羣衆中之人性」之一種反抗，而在此「人格」與「羣衆中之人性」（譯者按，此可稱之爲羣格）間之緊張，現正日趨於其悲劇的結局。

仇恨——猛獸中最真實之種族情感——先於對於敵人之重視。一特定之「相同的精神等級」之認識，附著於此種重視中。較低之人物，任何人皆鄙視之。同在低級之人物皆爲妬忌者。一切原始的民族故事、神話、與英雄軼事皆充滿此類動機。鷹僅恨其同類，無所妬忌，而蔑視一切。鄙視之眼光自上而下，妬忌之窺視，自下而上。此兩種眼光皆爲彼「被組織於國家與階級中」之人類之

「世界歷史情感」此種人類，其出於不願之和平態度已無望詛咒彼等被關閉其中之牢籠。無物能自此種事實及其結果解放彼等。以前如此，將來如此，或者無物將如此。此種事實有一意義，即其所得之尊敬與鄙視變更此事實，實不可能。人之命分正奔其途程，且必達其本身之終局而後已。

(註一) 根據戴格斯(De Geers)對於瑞典凝土之研究，見史前史詞典(*Reallexikon der Vorgeschichte*)二卷，「石器時代編年」條。

(註二) 西方之衰落英譯本卷二，第五章。

(註三) 甚至在多數語言中，所謂句者，乃一單純特異之字耳。在此字中，每一欲加以言說之物事，皆由一切被加於字前或字後之字節分類表示之。

(註四) 一概念爲一切「事物」、「情態」、「活動」，在各種實踐的同性中之一秩序。養馬者不言「馬」而言「灰色之母馬」或「棕色之駒」；獵者不言「野豬」而言「有大齒之豬」、「兩年老之豬」。

(註五) 良確，人至成年，能流利地言語時，又有寫作之困難。

(註六) 安斯特(Anster) 翻譯。

(註七) 見史前史詞典卷一「鑛」條。

(註八) 見希茲墨爾(Hilzheimer) 家畜之自然的種族史(*Natürliche Rassengeschichte der Haus-säugetiere* 1926.)

(註九) 與印人今日之蓄林，同一情形。

(註一〇) 卽在十九世紀，印度各種族仍牧牛羣，一如今日阿根廷之高科族 (Gauchos) 尙牧私有之牛羣。故在若干特定情形中，吾人發覺彼發生於新拓殖民地（而非發生於其他場合）中之遊牧主義。

(註一一) 此字本於拉丁字 "Genius"，其義爲男性之生產力。

(註一二) 西方之衰落，英譯本，卷二，六四頁以下。

(註一三) 縱使其數增加，亦爲一個頭腦，而非多數頭腦。

(註一四) 否，今日在百萬以上。

第五章 最後之活動：機械文化之興與衰

理智之「威靈土」實驗，工作假定，永久活動。機械之意義，被迫作工之一切無機的自然力。企業、財富、與權力。煤與人口。世界之機械化。衰落之象徵，領袖人物之減少。助手之反叛。技術獨占之失去。有色世界。結論。

(上)

「有武器的手」之文化有一長久之方向，並深入於全屬類之人 (whole genus man)。在語言文化與事業文化（有此文化，吾人立即在「羣」中，且能各被認出）中，「人格與羣格 (personality and mass)」開始在精神上對立；「精神成爲權力之追求者，並伸其巨靈之掌於生活之上。」此等文化，即使在其最發展之時，亦僅包括人類之一部分，在數千年後之今日已完全消滅而被代替矣。吾人所稱爲「自然人」與「原始人」者，皆純爲此等人之生活資料之遺蛻，爲曾充

滿心靈之一切形式之殘跡，爲一切灰燼——其變化之火與分化之火 (the glow of becoming and departing) 已經熄滅之灰燼。

自紀元前三千年以來，大陸各處已發生一切高等文化，(註一) 卽最狹的與最偉大的意義中之一切文化。每一文化僅充實地球上空間之一極小部分，且每一文化殆皆難於支持逾千年之久。其進行之曲皆爲最後歸入於一種結局之曲。每十年有一意義，每一年幾皆有其特殊之「面貌」。此卽爲最真實的與最精確的意義中之世界歷史。此一類浩蕩的生活進程，已發明彼「與早期之村落相對照」之城市以「爲其特徵」，「爲其世界」在石城 (譯者按此指有形之城) 之中，有一極端之人爲生活，此種生活已離開地母 (mother earth) 而完全反乎自然；無根的思想之城 (譯者按此指無形之城) 自大地抽出一切生活潮流，並用盡此潮流於大地本身中。(註二)

於是而有社會，(註三) 此社會有其貴族、僧侶、與自由民等等階級之層疊組織，爲與「純粹」農民背景相對峙之一人爲生活等級——因一切自然的區分皆爲強與弱、智與愚之區分——並爲一完全理化之「文化的進化」之位秩。在此社會中，「奢華」與「富裕」之勢盛。於此有一

切概念——常爲一般未具有之者所妬忌地誤解之概念。除在最精確的形式中之文化外，何者爲奢華物乎？此點吾人試一觀貝理克（Pericles）時代之雅典，哈龍爾拉琪（Haroun-al-Roschid）時代之報達，與十七十八兩世紀歐洲盛行之華麗裝飾之花樣（Pococo）即可知之。此種都市文化，在一切階級與職業中，皆澈底爲奢華物，自始至終爲人爲物，爲一切藝術——無論外交藝術或生活藝術、裝飾藝術、著作藝術或思想藝術——範圍中事。倘無一集中於少數手中之經濟財富，即不能有藝術之財富、思想之財富、美之財富；其他「具備一世界觀」之奢華物，與理論的、非實踐的、思惟，更無論矣。

在此意義中，彼成熟於此等文化中之一切技術的過程，亦皆爲精神的奢華物，質言之，即爲一日益增強之人爲力與理知力之最近的、佳美的、與香脆的結晶。此等技術過程始於埃及墳墓金字塔與巴比倫之散麥式教堂、碉堡之建築，此等建築在紀元前第三千年成功，特盛於南方，但此不過表示對於一切龐大物之克服而已。此後有中國的、印度的、古代希臘羅馬的、亞拉伯的、墨西哥的文化事業之發生。至於現在——紀元以來第二千年，在北方全部有吾人自有之「浮士德的文化」。

此種文化代表純粹技術思想對於一切大問題之戰勝。

此等文化之成長雖彼此獨立，而其中若干文化之意識，則係由南而北。浮士德的文化，質言之，即西歐之文化，或非最後之文化，但確為最有力，最熾熱的文化，而因此文化之「賅博的理智性」與其「強烈的精神矛盾」間之內部衝突，此文化又為此等文化中最悲劇的文化。在次一千年，有某種滯留於後者繼此文化之後，為可能之事，例如一種文化可起於維司多拉（Vistula）與阿穆爾（Amur）間之平原中。但「自然」與「人」——其歷史的命分已使彼與自然相抗之人——間之爭鬪，實際已終止於此——吾人自有之文化中。

北部鄰境，由於其中生活狀況之困苦——冷寒與長久之貧瘠——已造成一切具有極銳敏之理知之堅強民族，而冷寒且燃熾一向前衝進、冒險、與攻擊之無限熱情。此種熱情，余在他處（註四）稱為「第三方面之熱情」（the passion of the third dimension）。於是復有一般奮力「戰勝彼超乎血氣以上之思想與有組織的人為生活之優越」，奮力「役使此等思想與生活」，奮力「超升自由人格之命分以成爲世界之真正意義」而無效果之猛獸。「鄙笑一切時間與

空間之束縛而真視無束縛與無局限爲其鵠的」之權力意志，囊括全部大陸於其自身，終包羅世界於其一切共有形式與交際形式之網中，並以實踐之能力與其一切技術過程之偉大權力變換世界之形貌。

在每一高等文化之開端中，兩種主要級秩，貴族與僧職——「社會」之始——皆超於大地農人之生活以上。（註五）此兩者皆爲觀念之具體表現，且爲相拒觀念之具體表現。貴族、戰士、冒險家生活於事實世界中，而僧侶、學者、哲學家則生活於其真理世界中。前者爲一定命或受一定命，後者則思惟於因果相中。前者欲使理知爲一強壯生活之僕人，後者則欲使生活服務於理知。此種對抗之採取一切不能調和之形，未見有較浮士德的文化中所表現爲強者。在此文化中，猛獸之矜驕血氣，反抗純粹思想之專暴，將直至海枯石爛之時而後已。自十二世紀與十三世紀「國王」與「教皇」觀念間之衝突以至純種的傳統——王位、貴族階級、軍隊——之一切勢力與一平民的理性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等學說間之衝突——自法國革命至德國革命——其歷史實爲一切「尋求解決」之努力之一結果。

此種區異盡量表現於浮士德文化興起時所有「肉體之威鏗士」(Vikings of blood 譯者按 Vikings 爲第八世紀至第十世紀時代歐洲海岸之海盜)與「精神之威鏗士」(Vikings of mind)之對照間。「肉體之威鏗士」自北方高原不斷地向無限地面伸張：七九六年至西班牙，八五九年至蘇俄中部，八六一年至冰洲，同年亦至摩洛哥，自此經布羅溫斯(Provence)而至羅馬之四郊。在八六五年中，由基輔(Kiev)推進於黑海與君士坦丁堡，八八〇年至裏海，九〇九年至波斯。約九〇〇年居於諾曼底(Normandy)與冰島，約九八〇年居於格林蘭(Greenland)，約一〇〇〇年而入北美。在一〇二九年，自諾曼底而入較低部之意大利與西西里；在一〇三四年，自君士坦丁堡而入希臘與小亞細亞；在一〇六六年重自諾曼底而入據英格蘭。(註六)

在此情形中，十三世紀與十四世紀之智者——北方僧衆——以同樣的對於權力與戰利品之勇敢與渴求，深入於一切技術的物質問題之世界。於此，無中國的、印度的、古代希臘羅馬的與亞

拉伯的學者之空想的與不實踐的奇趣，無純粹目的論的思考，無對於彼「爲人所不知」之一形象之靜觀的研尋。良確，每一科學理論皆爲一理解一切自然勢力之神話，而每一人皆澈底依賴其所屬之宗教。（註七）但在浮士德派——且唯在浮士德派——中，每一理論亦自始爲一工作假定（working hypothesis）。（註八）「工作假定不須爲「正確」之假定，而僅須爲實踐之假定。其目的不在包括或展示世界之一切祕密，而在使此等祕密能效力於一切確定之目的。因此，數學方法之進步，遂由英人格羅斯忒斯特（Grosseteste 1175年生）與培根（Bacon 1110年生）及德人馬格那斯（Albertus Magnus, 1193年生）與尉特羅（Witelo, 1120年生）等促成之。因此亦有實驗，即培根之「科學實驗法」是，此種實驗爲對於彼「在齒輪、槓杆、與螺輪等拷打下」之自然之審問。（註九）如馬格那斯所謂『唯實驗可證明』是也。此爲一切理知的猛獸之策略。彼等以爲彼等之願望爲『知道上帝，』但彼等所努力獨立之、理解之、與利用之者，固爲一切無機的自然力——即被證明於一切自然現象中之不可見的能力。此種——且獨此種——浮士德的科學與希臘之靜力學（Statics）及亞拉伯之鍊金術（Alchemy）相較下，則爲

動力學 (Dynamics) (註一〇) 此種科學不涉及材料而涉及一切勢力。「量」本身爲一勢力之機能。格洛忒斯忒特曾發揮空間爲一光之機能之學說，斐出斯麥格拉 (Petrus Peregrinus) 則曾發揮吸引力之學說。哥白尼之地球繞日說預見於一三二二年之一手稿中 (譯者按：此手稿當爲阿勒斯麥之手稿而非哥白尼之手稿，因哥氏生於一四七三年) 且由阿勒斯麥 (Oresme) 明白敘述之，此種敘述較哥白尼本人所述者尤爲明顯深切，蓋阿氏亦預見蓋律雷之墜體律 (Galileian law of falling bodies) 與笛卡兒派之並位幾位 (Cartesian co-ordinate geometry) 也。上帝已不被視爲居大寶而統世界之主宰，而被視爲一無限之勢力 (已被想像爲幾乎非人格的勢力) 換言之，卽爲遍於世界之勢力。一切敬神的僧侶對於一切神祕的勢力之此種實體的觀察，爲神性的崇拜之一單純形式。卽一古代德國通神家所謂：『在汝之神之事務中，神效力於汝。』是顯然，人已倦於純粹據有植物、動物、與奴隸以效力於己，倦於劫掠自然之金石木棉等寶藏，倦於在運河與井中調節自然之水，倦於以汽船、馬路、橋梁、隧道、與堤壩等破壞自然之抗力。人現不僅欲劫奪自然之一切物質，而且欲「使用」「配備」自然之一切真正勢力以發揮彼自有之能力。

此種畸形的、與無雙的觀念，與浮士德的文化本身相伴而生。在第十世紀，吾人已見一全新種類的技術構造。蒸汽引擎、汽船、與航空機等已見諸培根與馬格那斯之思想中。而一僧侶亦孜孜於永久活動之觀念 (the idea of perpetual motion) (註 11)

此種最後之觀念，此後絕不釋手吾人，因成功之義在對於「神或自然」之勝利，為任何人一己之「創造之小世界」一如大世界之活動，此種活動憑些小世界自有之一切勢力，且唯服從人之手。建立人一己之世界（人一己之神）為浮士德的發明家所夢想者，且由此夢想已發生吾人之一切機器計畫與二次機器計畫以儘其可能達於「不能達到」之永久活動之極限。猛獸之捕獲品觀念，已被考慮至其邏輯之結果。不僅此段或彼段之世界，即完全有其「勢力之神祕」之整個世界本身，亦被撈取（如伯羅米修士偷火時然）如掠奪物以構入吾人之文化。但彼「本身不為此種克服全部自然之權力意志所佔據」之人，將必感覺凡此等等皆為罪大惡極，事實上多數人已常視一切機器為罪惡之創造物，培根即為多數「痛覺機器為魔術與異端」之科學家之第一人。

但西歐之技術歷史仍然前進。在一五〇〇年，伽馬（Vasco da Gama）與哥倫布（Columbus）所開始之新「威鏗士」行爲已實行。一切新土地已於東印度與西印度中被發現或被征服，而「西歐德國民族血統」之潮流（註二）則已湧入美洲，此處爲古代冰洲舟子所曾留居而未成功之地。同時，「理智之威鏗士」之航程，已大規模繼續。自哥白尼與蓋律雷以來，一切技術過程，展轉相因，紛至沓來，而同具一「自周遭之世界抽出一切無機的勢力以使其代替人與動物作工」之目的。

由於城市之發達，一切技術成爲中等社會人之技術。一般高靈派僧侶（Gothic monks）之繼承者爲已受教化之俗世發明家，卽老練之機器牧師（expert priest of the machine）。最後，由於理性主義之興起，技術之信仰幾成爲一唯物論的宗教。技術永久不朽一如神父，技術拯救人類一如神子（譯者按指基督），技術啓迪吾人一如神靈。技術之崇拜者爲自拉美脫理（Lanetti-rie）至列寧（Lenin）之近代俗人。

其實，發明家之熱忱，全與其發明之一切結果無關。此種熱忱爲彼之個人生活之動力，爲彼之

個人怡情與個人愁緒 (his personal joy and sorrow)。彼欲欣賞彼對於一切困難問題之勝利與此勝利所給予彼之財富與名望；此種欣賞，完全爲此。無論彼所發明爲有利或有害，爲創造或爲分配，彼皆毫不注意。亦無任何人預知此種結果。一「人類之技術成就」之效果，從未曾預見，且可謂「人類」有時亦從無任何發明。一切化學的發明如綜合的靛青之發明，與人爲的橡皮之發明（吾人將立加以證明），已傾覆各國之一切生活條件。電力之傳達與水力潛能之發明已減低舊時歐洲煤地及其人口之價值。但此類觀察已使一發明家遏止彼之發明乎任何想念及此之人，殆不甚知人之猛獸性質。一切大發現與大發明皆自一切勝利之得意人之喜悅中發生。此等發現與發明皆爲人格之表現，而非一般「純爲事實之旁觀者，但必一究此事實之結果如何」之羣衆底功利思想之表現。

此等結果，極爲廣泛。小部分天生之領袖、承辦者、與發明家等，逼使自然完成彼「被估量於數萬萬，數千萬……馬力中」之工作，在實行此種工作之際，人之體力之量，小至不在計算之內。余於自然之一切祕密，不甚理解，但余知彼「使吾人能逼自然服從人在一『轉換器』與『槓杆』上之極

輕微的觸動所表示之指揮」之「工作假定」。發明之步調，日愈緊湊，同時，人類勞力終因是而未得救濟（必然由此而再發明，而再不得救濟……）。「必要的手」之數，與機器之數俱增，因技術之奢華超過其他每一種奢華（註一三）吾人之人爲的生活即日愈成爲人爲的生活焉。

自機器——反抗自然之一切可能武器之最精者——發明以來，一切事業家與發明家根本注意於彼「爲機器之生產」——卽爲無機的能力（煤、石油、與水所發出之蒸汽壓力、煤氣壓力、電力、熱力）所發動之機器之工作——所需要之「助手」之數目。但此種區別已危險地加重領袖與被領導者間之精神的緊張。此兩者並不互相理解。在基督前千年時代之最早「事業」中，曾需要一切「知曉並感覺該事業之全部關係」之關係人之理知的合作。因此，在此種事業中，有一種友誼，頗似吾人今日之運動中所有者。但在巴比倫與埃及之偉大建築時代，此種情形，已不復存在。各勞工既不解事業全部之對象，復不理解其目的，彼等對於此種對象與目的漠不關心，甚且蔑視之。「工作」爲一詈罵，一如伊甸花園（Garden of Eden）中之聖經故事。現則自十八世紀以來，無數之手皆工作於一切「在生活中所佔有之真正地位全爲各勞工所不知，因此在創造其自

身時，各勞工對其無內心之通會」之物事上。一精神的荒原，一無高亦無深之平板蒙昧之混一，遂以發生而日趨擴大。苦痛震醒對於彼「賜予一切聰明人」（即天生創造家）之生活之反抗。人羣不再視亦不再理解「領袖之工作為較艱鉅之工作」與「彼等自有之生活有賴於此工作之成功」；彼等僅以為此種工作係使其作者快樂，即調和並充實心靈，此即彼等所以憤恨一般領袖之故。

（下）

但實際上，在任何方法中改變一切機器技術之命分，非首腦與助手之力所能及，因此種命分本自一切內部的精神需要性發展而來，而現復熟於相應地傾向其「實現」與「目的」也。今日吾人已立於極頂，於此，第五活動方正開始。一切最後之決意，皆正表現，悲劇亦正在閉幕之中。

每一高等文化為一悲劇，人類全體之歷史為悲劇之歷史。但浮士德的文化，其褻瀆神聖之罪與不幸之結果較其他一切文化為甚，甚於素所想像之伊士奇（Aeschylus）或莎士比亞之任何

物事。造出物現起而反抗造物主。因小宇宙中人曾反抗自然，故小宇宙中機器現即反抗西歐德種民族人。世界之主人現成爲機器之奴隸，機器現逼迫此主人——逼迫吾人全體，無論吾人是否知之——唯其馬首是瞻。現已失敗之勝利者，已被其下屬置諸死地。

在二十世紀之開端，地球上之「世界」之局面，即多少屬於此種。布列顛人，日耳曼人，法蘭西人，與亞美利加人領導下之「西歐德種民族血統之各國家」現即罹此遭遇。彼等之政治權力依賴於彼等之財富，而彼等之財富又在於彼等之企業能力。但此種能力又與煤之生產結不解緣。特別日耳曼人因幾爲產煤區域之一獨占者而獲安全，且即以此而促成其「全歷史中未見其匹」之人口繁殖。在產煤地帶與由此地帶所伸出之一切交通路線之中心點，集有鉅數曾受機器技術教育之人，爲煤工作，靠煤爲生。其他各民族——無論在殖民地之形式中或在「名義上獨立之國家」之形式中——則被派定爲供給材料，接受產品之角色。此種「功能之區分」由陸軍與海軍保障之，陸軍與海軍之保持先於企業之財富，而陸軍與海軍亦爲一整軍技術所表現。再者，「政治」「戰爭」與「經濟」之深切關係，現已展現（幾乎三位一體）軍力之等級依賴於工業之強度。

各國，倘其工業貧弱，則一切皆貧弱；因此即不能維持其軍隊或進行戰爭；因此政治即衰弱無力，因此，其所有工人（無論領袖或被領導者）皆被典質於其敵國之經濟政策中。

在與「大多數執行的助手」（the masses of executive hands）——此等人為將遭輕視之唯一部衆——對照下，「少數創造的首腦」如事業家、組織家、發明家、工程師等之領導工作，其逐日增加之價值，現已不被理解或評價。（註一四）唯然，實踐的美國視此工作為最高，而詩人與思想家之國——日耳曼——則視之為最低。此痴語：「鐵輪終必完全不動，汝之萬能之臂亦將如此。」現正籠罩一般空談者與隨寫者之心理。倘此工作為利用「手段」，則一柔羊亦能為之。但「發明此等鐵輪並使之工作以供彼「有其生命」之壯臂之用」為某種「僅能由少數天生人物成就」之物事。

此等不被理解而被憎恨之領袖，實言之，即一團強毅之人格，有一不同於此之心理。彼等未曾失去舊時猛獸（當其抓住一戰慄之遭難者於其兩爪中時）之戰勝情感，未曾失去哥倫布發現大陸時之情感，未曾失去毛奇（Moltke）在師丹目擊彼之礮隊已下伊利而決定勝利時之情感。

此類得意之刹那，此類人類體驗之頂極，一造船家（當一鉅大之定期郵船滑入水中）與一發明家（當彼之機器震動並發覺其活動極佳時，或當彼之第一架飛機離陸時）亦皆欣賞之。

但「此種無羈絆之人類思想，不能察及其自有之一切結果，」為時下之悲劇。技術已成爲神祕之物事，一如其所用之較高數學然，而物理學說則已自一切現象提煉其一切理知的抽象物至於「其本身成爲人類知識之純粹基礎」之頂點（未顯然覺知此事實。）（註一五）世界之「機械化」已入於極緊張之局面。彼「有其植物、動物、與人類」之地球，其形勢業已大變。在數十年中一切大森林已變爲童山濯濯而成爲新聞印刷之材料（譯者按即被造成紙）一切氣候之變化已在進行之中，此足以危及全人口之土地經濟。無數之動物種類已經消滅或近於消滅，如野牛是也；人類各種族已被帶入於一幾乎消滅之地步，如「北美之印第安人」與「奧地利亞」人是也。

一切有機的物事，在組織之緊握中皆爲死物。一人爲的世界滲透自然的世界並敗壞自然的世界。文明本身已成爲在機械形式中引進（或謀引進）每一物事之機器。吾人現僅在「馬力」中計畫；一瀑布若未經思維惟地轉變爲發電力，吾人直不能加以觀察；一滿布「食草之牛畜」之鄰

境若未經想及「該鄰境之開拓實爲一供給牛肉之源地」吾人直不能加以估評；一純樸的原始人之美麗舊手工，吾人若非欲代之以一現代的技術過程，吾人直不能加以觀賞。吾人之技術過程必須有其可感覺的或無感覺的現實化。機器之奢華爲一思想必然之結果。就最後之分析言，機器爲一象徵，或爲其神祕之理想：永久活動——一精神的與理知的活動，但無生命的必要性。

機器現開始與多方面之經濟實踐相抵觸。此等方面之紛歧，已預見於各處。機器因其增加與其精鍊，終使其自有之目的歸於烏有。在各大城市中，摩托車已因其數目之加多而消失其自有之價值，任何人步行反較之爲快。在阿根廷、爪哇與別處，小農人之簡單馬犁（Horse-plough）已顯示經濟上較大摩托器具爲優，致後者被棄而不見用。在多數熱帶區域，彼「有其原始的工作方法」之黑種人或紅種人，對於白種人之摩登種植術爲一可怕之仇敵。而在舊歐洲與北美之白人現亦成爲不好研究其工作之人。

自然，言及「在數世紀內各產煤區域之枯竭」及「由此所生之一切結果之緊急」一如十九世紀之往事，爲無意義之舉，唯物主義時代不能僅物質地加以思惟。在以石油與水力等代替物

實際救濟煤炭之窮外，技術思想當早於事前發明開拓其他極不同之力源。然遠在如是早之時間作杞人之憂則大不必。因即使「西歐人之美國的」技術即將完結；而無關緊要之瑣事如物質之缺乏必不能阻止此種偉大之進化。現思想內在地工作至若何時，此技術即立於其頂極至若何時，亦將能爲其一切目的產生手段至若何時。

但此技術將停留於此等頂極至若何長久？即以現階段而言，吾人之一切技術過程與設備，倘其尙被保持，亦仍有需於數萬年來之一切特出頭腦，如組織家、發明家、與工程師等是也。此等人物必爲強毅的——否，創造的——天才家，熱心於其工作，並以多年之時間艱苦完成此工作。實際，此恰爲最近五十年來極能引動最強毅與最有能力之白種青年之職業。甚至小孩亦玩賞一切技術物事。在各都市人家與都市階級中，其所有子弟首注意於此項事務，於此已有一慰藉物與文化之傳統，故一切規範的先條件已爲此成熟的與秋季的產物——技術的理知力——備就矣。

但所有此等情形近二三十年來在各國——其大規模之企業仍屬舊式之各國——中正在變遷。浮士德的思想開始患機器之病。一種倦態——一種與自然之戰之媾和——現正擴大。人羣

正轉意於「更與自然相安相親近之生活」之一切形式；彼等皆消磨其歲月於運動以代替一切技術之實驗。各大城市現已厭恨此等實驗，彼等（各大城市）極願超脫一切無心靈的事實與極冷酷的技術組織之空氣。顯然，一切強毅的與創造的天才家現皆捨去一切實踐的問題與科學，而傾向於純粹之思考。玄祕主義（Occultism）精靈說（Spiritualism）印度各派哲學與基督教及異教色彩下之一切形而上學之研究，前在達爾文時代皆遭輕視者，而今又熾盛矣。此爲奧古斯都（Augustus）時代之羅馬精神。於生活飽足之外，人羣在「飄流」「自殺」中，自地球上多數最原始部分之文化中取得安身立命之所。天生之領袖，逃避機器，現正開始。每一大事業家已知注意彼之業員之一切理知性質之墜落。但十九世紀之偉大技術發展，其所以可能純由理知之水準日趨於較高之度。即彼「實際未墜落」之一不變狀態，不拘預備作工之助手如何衆多，如何受有良好之訓練，亦爲危險之狀態，而暗示一種終局。

然則此等助手之境況何如耶？領袖之工作與執行之工作間之緊張，已達於一結局階段。前者之重要，質言之，即前者中之每一真正人格之經濟價值，其鉅大之程度竟至爲大多數下屬所不能

見，所不能理解。在後者——助手之工作——中，個人現已全無意義。而唯其數有關。在覺悟此種不能變易之事物——爲一切自私的演說家與新聞記者所刻鏤描繪並財政地開發其危機之事物——之狀態中，人羣之絕望竟至於此程度：反抗「機器（非機器之具有者，如彼等所想像）所爲予彼等之大多數以耳記（earmark）」之角色，爲純粹之人類性質（譯者按此謂人羣感覺絕望，其反對機器所由生之事物，便似彼等天生之性質。）於此，即在無數之形式——用罷工方法：自怠工以至自殺——中開始工人「對於其命分」，「對於機器」，「對於有組織的生活」，「對於任何物與每一物」之反抗。工作之組織，如數千年來所存在者，係基於「共同作爲」之觀念（註一）而由此發生之「領袖與被領導者間」，「首腦與助手間」之分工，業已自下崩潰。但所謂「羣衆」不過一種否定（'mass' is no more than a negation）——特別爲組織觀念之一種否定——而非某種能自生存之物。一部軍隊，若無長官則僅爲一過多的與無主的衆人之烏合。（註一七）一堆碎磚與碎鐵，並非一種建築。此種普及世界之反抗，危及使「技術的經濟工作之潛能」達其結果。一切領袖誠可退避三舍，但被領導者則成爲過多之人物而歸於失敗。彼等之數雖多，直死物耳。

但現正開始之衰落之第三的與最重要的象徵，在於余所稱爲「反叛技術」者。余之立論根據已爲任何人所深知，但此種根據，其全體尙未被理解，而因此，其特定意義亦未展示其自身。在十九世紀後半中，西歐與北美在每一種權力——經濟的與政治的權力，軍事的與財政的權力——中所欣賞之強烈的優越，係基於一無異議的企業獨占。一切大企業唯在與此等北方國家之產煤區域相通中始有可能。世界其餘各國之任務爲吸納生產品。殖民政策常爲一切實際目的而傾向於開發新市場與新原料供給地，而不傾向於新生產地面之發展。自然他處亦有煤，但唯白種工程師始確知如何取得之。吾人不僅佔有原料，且具有利用此種原料之方法與曾受訓練之「智者」。此即構成白種工人——彼等之收入與「土人」（註一八）之收入相較，則富裕多矣。——奢華生活之基礎，而此種環境，馬克思主義尙謂其慘遭剝削，寧非欺人之言？此主義之所以不行者即以此。但今日吾人已至於受報之候，自今以往，進化遭遇一失業問題之煩難。白種工人之最高工資標準有賴於各企業領袖已爲其造成之獨佔（註一九）此在今日爲彼（白種工人）之實際生活之危機。

十九世紀方過，盲目之權力意志，現又開始其一切必犯之錯誤矣。「白種」人不嚴密保守彼

「曾構成其所有最鉅財產」之技術知識，反於每一大學或高等學校中以言詞或以印刷物滿意地貢獻之於全世界，而印度人與日本人之極端尊視，更使彼等躊躇滿志。著名之「企業廣佈」已因「就市場所在地從事生產以獲得較大純利」之觀念之鼓動而開端。因此，白種人開始「一切祕訣」、「一切過程」、「一切方法」、「一切工程師」與「一切組織家」之一種輸出，以代替一切已成生產品之輸出。一切發明家之移出國外，就社會主義言，無異：既欲使其爲己用，而又驅之於外。由此「一切土人」窺見吾人之祕訣，理解此等祕訣，並充分利用之。在三十年中，日本人已成爲第一流之技術人員，在彼等對俄作戰時，彼等已顯出一種技術之優越，彼等之教師（譯者按此指白種人）當能自此種優越獲得多數教訓。今各處——遠東、印度、南美、南非——已有工業區域出現，或正在建設中。此等區域，由其工資之低下，將爲吾人之一大敵。白種民族之不能排斥的特權已經拋開，用盡，外溢矣。其他民族已趕上其教師之能耐。而此等民族由於其「本有的」機智與其古代文化之充分成熟的智力亦許已勝過其教師矣。無論何處，有煤炭，有石油或水力，即有一「能被鍛鍊以抗浮士德的文化之精神」之新武器。已開拓之世界現正開始向其主人報復。無數有色人

種之手——不伶俐而無力之手——將損壞白種人之經濟組織之一切基礎。白種工人已習慣之奢侈——與苦力相較下——將為彼之致命傷。白人之勞力，其本身現已不需要。集中於北方煤區之大量人衆，大規模之企業工作，投於此等工作中之資本，全部城市與縣區，現皆有陷於競爭之可能性，生產之重心現正確實移開此等處所，特別自世界大戰各有色人種對於白人之尊敬中斷以來為尤然。此即目下盛於各白種人國家中之真正的與最後的失業之根由。此並非純為危機，而實為一種結局之開始。

此等有色民族（在此種關係上包括蘇俄在內）對於浮士德的技术並無一內在的需要。唯浮士德派人始思惟、觀感、生活於此種形式中。依浮士德派人之意，此種技術為一種精神的需要，此種需要不在該技術之一切經濟的結果，而在其一切優勝性，即所謂：『非需要航海，而係需要勝利。』(navigare necesse est, vivere non est necesse)是也。在他方面，就一切有色人種觀之，此種技術，僅為彼等抗戰浮士德的文化之一種武器，此種武器有任何人自樹上取來以作屋樑之木材，一經用之於其目的，即不復為用。此種機器技術將與浮士德的文化同終，且將有歸於「零散」被

忘」之一日——吾人之鐵路與汽船，將與羅馬之馬路及中國之墻垣同朽，吾人之各大城市與高樓大廈，將似古代之孟斐斯 (Memphis) 與巴比倫終成陳跡。此種技術之歷史瞬即達其不可避免之終點。此種歷史將從中腐壞，一如任何一種文化之一切偉大形式然。唯何時如此，在何方式中如此，則非吾人所知。

當吾人遭遇此種命分時，僅有一種世界景色值吾人留連，即吾人上文所述之阿琪爾里斯所選擇者：「一事業聲施盛極一時之短暫生活勝於一無內容之永久生活。」然而實際上危機乃若是之大：每一個人，每一階級，每一民族，其從事於懷抱任何大志恆成爲可悲之局。時間不容自身止步；時間並無「謹慎之退讓」與「聰明之放手」之問題。唯夢幻者相信有一出路。樂觀主義爲懦弱。

吾人已生於斯時，必須勇往直前以達於注定之終點。此外無他途徑。吾人之義務爲奮鬪到底 (our duty is to hold on to the lost position)，無存他望，無祈拯救，一如羅馬之戰士：彼之死骨被發現於逢皮崖之一門前 (in front of a door in Pompeii)，彼當維蘇俄 (Vesuvius)

崩落時死於彼之崗位上，因彼等（譯者按此不言而知爲彼之軍僚）忘卻拯救彼。此卽所謂偉大。此卽所謂良士光榮之果卽爲不能自一人得之之一物事。

（註一）西方之衰落英譯本卷一，一〇三頁以下。

（註二）前書卷二第五章「城市之心靈」。

（註三）前書卷二，三二七頁以下，三四三頁以下。

（註四）前書卷一，一六五頁以下，三〇八頁以下。

（註五）前書卷二，三三四頁以下。

（註六）斯特拉收 (K. Th. Strasser) 威肯吉族與諾爾曼族 (Wikingen und Normannen) 一九二八年。

（註七）西方之衰落英譯本卷二，二十一章。

（註八）前書卷二，三〇〇頁以下。

（註九）前書卷二，四九九頁以下。

（註一〇）前書卷一，三八〇頁以下。

（註一一）前書卷二，四九九頁以下。裴出斯裴格拉 (Petrus Peregrinus) 之磁論 (Epistola de Magnete)

一二六九年出版。

（註一二）因已到彼處之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與法蘭西人大多數必確爲以前移往該地而戰勝土蠻之鉅數人

民之後裔。其留者，即居於後方者，則屬於彼「已代表克勒特族 (Celts)、羅馬族、與薩拉森族 (Saracens)」之一人類型式之人。

(註一三) 一比較一七〇〇與一九〇〇兩年中各勞工階級之生活狀況，並一通觀城市勞工與鄉村勞工之生活方法即知之矣。

(註一四) 西方之衰落英譯本卷二，五〇四頁以下。

(註一五) 前書卷一，四二〇頁以下。

(註一六) 參閱第四章 (中) 節。

(註一七) 蘇維埃政體近十五年來所不斷努力者，除彼「已經破壞」之政治的、軍事的、與經濟的組織，在新名義下之恢復外，固無他也。

(註一八) 此詞包括俄羅斯與歐洲南部與東南部多數部分之居民在內。

(註一九) 無須再深入鄉間考察，彼「存在於土地勞工與金屬勞工間之工資事件上」之緊張，即爲此點之一證例。